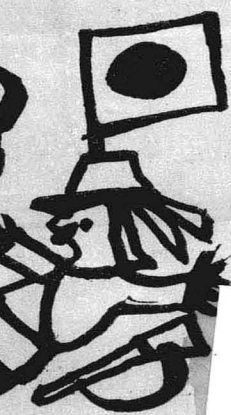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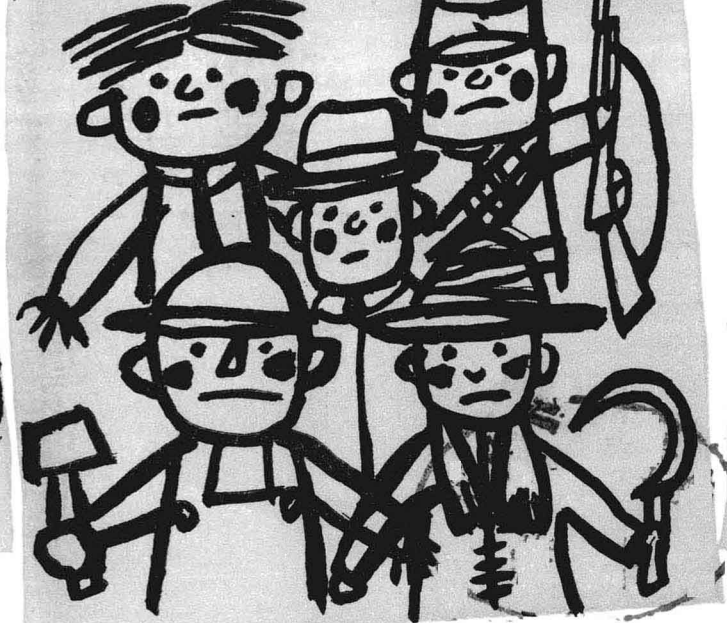




青春
从这里
开始

平 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张彦平 著

青春 从这里 开始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青春从这里开始

张彦平 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5 插页：2 字数：22.5万

1989年3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2次印刷

印数：10,001—20,000

ISBN 7—5397—0286—9/I·53(儿) 定价：4.00元

内 容 提 要

山区的人们，似乎都是那么淳朴、温厚，他们的生活象一潭静静的死水。外敌的入侵，却使死水顿时掀起滔天巨浪，冲掉了每一个人的面纱，显露出他们本来的面目：有的在中华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抗日救国；有的在号称强大的日本侵略军面前，投敌求荣，甘当汉奸；有的趁乱而起，占山为王……而王中、吴长明、淑子等一批刚踏上人生道路的少年，在友敌和亲仇之间，用自己的血和泪，用自己的爱和恨，周旋于生和死的漩涡中，写下了青春的壮丽诗篇。面对着今天又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青少年读者从这历史的反思中，当会得到有益的借鉴。

目 录

一	朽木朽木·····	1
二	河边较量·····	9
三	战衅又开·····	20
四	杏树枝头·····	28
五	弄巧成拙·····	41
六	第一堂课·····	50
七	风雨欲来·····	62
八	城里来客·····	72
九	在密林中·····	86
一〇	舌战警官·····	97
一一	假戏真枪·····	109
一二	溃兵袭来·····	115
一三	林家祠堂·····	135
一四	智捉“大王”·····	152
一五	冬雪乍飞·····	163
一六	舞台上下·····	171
一七	各怀心计·····	188
一八	荡男浪女·····	202
十九	新鸿门宴·····	213
二〇	寒犬吠夜·····	226

二一	“登极”盛典.....	250
二二	雪拥火石.....	265
二三	深谷人声.....	279
二四	勇士的心.....	293
二五	钟声长鸣.....	305
二六	山村夜战.....	327
二七	山明路远.....	341

朽木朽木

“这个…这个一课嘛，主要的是这个嘛……这个……什么这个吗……”

坐在讲台上的老师慢吞吞、疙疙瘩瘩地说着，他为了加重每一个字的威力，每讲一句，都要把大圆头用力甩一下。他年纪30开外，矮墩墩的个子，黑油油的胖脸被射进的阳光一照，如同一个圆溜溜的地雷。在地雷的侧面的两个阴森森的黑洞里，射出剑一般的凶光，在学生的脸上扫来扫去。这是一所私塾转成学校不久的农村小学，教室里坐着20几个不同年级的学生，年纪却都是10来岁以上了。

这些坐在课桌后面的孩子，一个个耸着肩，转动着恐惧的眼睛，手紧紧抓着膝盖，心中暗暗祈祷着：老天爷，赵芹田的眼光可千万不要落到我头上来呀！

“什么这个嘛…这个说的春天，呃…你们……知道吗？春天不是冬天，呃，冬天！”赵芹田向眼前畏怯的小动物瞪了一眼，脑袋一晃，又张开了紧闭着的厚嘴唇，继续他庄严的讲课。“春天也不是秋天，更这个不同于夏天……呃，春天嘛就是春天……”

教室里象刮起了一阵微风，响起压抑着的低笑声。赵芹田装作没听见，还是继续讲下去，不料，他刚说完了一句“春天就是

春天的意思”，教室里这股微风，竟然形成暴风，有的孩子压抑不住竟嗤嗤笑起来。

赵芹田忿忿地拧紧了眉头，那脸也从棕黑色变成了紫黑色。他用眼光向教室里扫射一转，一下子停在坐在最前面的一个男孩子身上。这孩子大约为了憋住自己的笑声，浅黑的小脸涨得通红，那有点翘起的红红的嘴唇，也变成深桃红色，抿得紧紧的。他抬眼发现老师的眼光盯在自己的头上，脸色一下子从红色褪成了苍白色，他紧张地下意识用手抓弄着课桌边，准备迎接灾祸的降临。果然，几秒钟以后，巨雷轰了下来。

“吴长明，给我站起来！”

老师咆哮着，吴长明怯怯地站直了身子。

“你笑什么？”

吴长明手还抓在桌边，而且把那破缺的桌边抓得更牢了，好象生怕一旦松了手会被老师的吼叫轰倒了似的。他向老师望了一眼，嘟着嘴，又低下了头。

“山里人太粗野，还笑哩！回答：刚才我讲的什么？”

“讲的……”吴长明抬起头来，怯生生地说道，“讲的春天是…是春天…就是春天……”

吴长明说着，不由嘴唇又抖起来，他怕忍不住笑出声来，只得用力咬着牙齿，闭住了嘴。老师对他的回答，也不知是满意还是不满意，既不让他坐下，也不继续提问，而是把那槐木教鞭往桌上狠狠一敲，大声说道：

“春天，呃，春天，‘天遂人愿’嘛，有人、有的人，这个……春天给他们带来希望和快乐，他们这个……看到了花红柳绿，就这个……这个很开心，象书上所写的那样；可象你这个样子，能进这教室也算你祖宗烧了高香，你知道个什么……什么春天？呃？”

老师止住了话，扫了孩子们一眼，见最后排一个学生，半张着嘴在微笑，似乎要想发言。这个学生长得又高又粗，农村孩子上学上得晚，可是他还是比同班级的其他学生至少大二、三岁，完全是成年小伙子了。他名字叫林永富，是本村村长兼学校校董林贵堂的儿子。他年龄虽然比其他孩子大，学业上却不用心，“窝里蹲”连留了几级。不过新来的教师赵芹田却很欢喜和敬重他，不仅指名要他当级长（这个复式班虽有四个年级的学生，可选的学生代表还是称级长），而且总是象平辈一样对待他，称其他的学生都是呼姓道名，只有对林永富象称呼同辈的大人一样，敬重而亲热地称他“永富”。赵芹田一见林永富的表情，他脸上拧在一道的怒容一下子舒展开了，咧着厚嘴唇，笑咪咪地向林永富微微一点头，温和地说道：

“永富，你说说春天有什么好处，你这个……这个嘛怎么过春天的？”

赵芹田是知道林永富肚子究竟装了多少墨水的，为了不让他当着同学们的面出丑，他向来是不在课堂上向他提问的。今天陡然间这么一提，大出林永富的意料之外，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好。他站起身来，白胖脸涨得通红，拼命用手抓着散乱开的头发，眼望着老师，“嗯”了半天也没说出一个字来。老师急忙提醒他道：

“树发芽的时候，你都这个……这个吃什么？穿什么？还是玩……”

老师这一提醒，林永富忽地心地开朗了，一下子睁开了眯缝在一道的眼睛，大叫道：“吃韭芽肉饺子，吃煎虾饼，还有大飞蟹，还有……”

林永富每说一句就咽一口口水，好象他正在吃着这些美味似

的。教室里的其他孩子却哄了起来，起初还是噤噤喳喳的私语，接着喻声越来越大，整个教室都沸腾了。

“还吃个屁！”

“还吃个屎蛋子！”

“还吃你妈的……”

赵芹田起初还装着没听见，这时只得用教鞭在桌上“咚咚”地敲着，破桌缝里的灰尘都被敲得扬了起来，在金色的阳光中冲腾而起。

“反了！”他把教鞭扬到头顶，大吼道。“缺少教养的野东西，这个……这个真是‘朽木不可雕也’！刚才这个都是谁说的？给我站起来！呃？”

他的眼光在“朽木”之间扫来扫去，一下子在林永富前排座位上的一个孩子头上停住了。这个男孩子在两道浓眉下，生着一对倔犟的大眼睛，在紧紧闭着的薄嘴唇上，那道讥笑的影子还没有消失。他见老师在怒目盯着他，马上抿紧了嘴，也用憎恨的眼光同老师对视着。

这种眼光的交锋只持续了几秒钟，老师忽地把扬到头上的教鞭猛地刺向前方，指着那孩子喊叫道：

“王中，呃？你把刚才说的这个……这个混账话，再……再这个呃说一遍！”

王中不慌不忙地站了起来，先扭回头去看了看林永富，林永富双手撑在课桌上，正在得意洋洋抿嘴笑哩。王中又把眼睛转向了老师，生气地说道：

“他吃好的……我家春天向他爹借粮渡春荒，他一定要押去……”

“给我住嘴！住嘴！”

“……林永富家吃得好，我们家秋天收的粮食都交……”

赵芹田一下子从讲台上窜下来，奔向王中身边，扬起教鞭狠狠向他打去。王中把肩一耸，也不顾教鞭雨点般地打来，还是照样说下去：

“老师你问我的话，我还没说完哩……”

赵芹田打着王中，孩子们却嗡嗡叫着，在他身后嚷开了。

“我家也把粮交给林永富他爹！”

“林贵堂是条馋狼！”

“没有敢沾着淋鬼汤的！”

赵芹田似乎没听见孩子们忿忿的话声，还在打着王中。吴长明看着落在王中身上的棍子，象挨在自己身上一样难受，可没有办法帮助王中。他一眼，看见林永富正伸着脖子，咧着大嘴笑哩！他气得马上扭着脖子，低声唱起林贵堂的顺口溜：

林贵堂呀淋鬼汤，
淋上鬼汤要遭殃！
衣服破了可以补，
鞋子烂了换个帮；
淋上鬼汤不得了，
只能活活见阎王！

他越唱越气，唱到后半节时，竟忘了怕老师听见，声音大得全教室都听得见，惹起了班上好多同学的共鸣，有的人也跟着低声附和着。林永富听到唱声，眯缝着小眼睛在室内溜了一转，马上探起身子向老师叫道：

“老师，他们骂我爹，有吴长明，有刘国强，有小柱子，还

有……他们都……”

老师停止了打王中，抬起涨得象紫猪肝样的脸，骂道：

“你们这……这些混蛋，我这个…这个看你们反了不成！”

他一面说着，一面象捶棉花套一般，从后向前，挨排用教鞭向孩子们的背上打去，甚至连坐在前排的几个女孩子，也都没脱掉这场灾难，把她们打得一个个都呜呜哭起来。当打到吴长明时，老师对这位捣蛋的穷孩子，想要特别加以“照顾”，他晃开膀子，用力把教鞭高高扬了起来，因为扬得太高、用力太猛，当教鞭落下时蹭到桌旁的墙上去了，“喀喳”一声，折成了两截。一直在幸灾乐祸地观赏着老师棍子起落的林永富，这次忽然变勤快了，他忙奔向院子，从柴草堆上，找来一根槐树棍，塞在盛怒的老师的手里。

“老师，给你一根结实的！”

赵芹田不知是疲劳了，还是摧残孩子嫩皮肉的乐趣已消失了，他接过棍子却没有继续刚才的“壮举”，喘了口气，又把棍子交给了林永富，吩咐说：

“你是级长，给我打，不要漏过一个，呃，狠狠这个……给我揍！”

林永富瞥见个个孩子愤怒的面孔，迟疑了；可再抬眼看看老师坚定鼓励的脸色，终于慢慢举起了棍子，首先向吴长明的背上打去，然后挨排打其他的孩子。逢到平时同他作对的孩子，他就拼命狠打一下，若是对他好的孩子，他便高扬轻放，连那孩子身上的灰尘都没扑下来。

等到林永富擦着额上的污汗，打遍了所有的孩子们的时候，赵芹田坐在讲台上也喘过气来了。他正在吸着一个乌黑的电木大烟斗，乌黄色的浓烟象从烟囱里冒出来一样，从鼻孔里直向外喷，

把他那棕黑色的胖脸都遮住了。

“我看这个……这个谁敢再撒野？”他把吱吱响的烟斗从厚嘴唇里拔出来，说道，“今天我这个……这个不过是给你们一个小小的警告，野马我都制服过，呃，我难道没办法对付你们这些野孩子？你们谁不服气，呃，这个……这个给我站起来说！”

赵芹田面对这群俘虏，见没有一个孩子敢站起来的，他象一个得胜的大将军一样，感到胜利的满足。他拿起了扔在一旁的课本，听了听女孩子们的抽泣声，然后一晃大脑袋说：

“不准哭，骂人还有脸哭？”

女孩子们用力吸吸鼻子，要止住自己的哭泣。在女孩子们中坐在边上的比较清秀的一个，是吴长明的妹妹吴玉淑，她一扭头，伸手擦了擦眼泪，低着头嘟噜了一句：

“我们一声没吭，为什么要打我们？”

“你没跟着说，心里也是向着那些捣乱鬼！”老师向女孩子们瞄了一眼，因为玉淑刚才的声音很轻，他并没分清是哪个说的，所以就朝所有的女孩子说道。“再说，女人最大的美这个……德，是这个温顺和忍受，呃，你知道吗？就凭你刚才敢于叫屈这个样儿，这个……这就证明你不是一个贤德的女人，就该打！”

赵芹田听听女孩子们最后的一丝哭声也消失了，整个教室象死一样寂静，这才心满意足地又拿起了课本，清清嗓子，讲起课来。

“刚才讲的什么呢？是这个…这个你们都知道了春天——”

老师把“春天”二字一出口，突然顿住了，满脸松弛下来的横纹又拧紧了，眼睛闪着凶恶的光芒，象箭似地扫过孩子们的头，射向了王中的脸上。

“王中，你知道刚才我这个…这个为什么打你？”老师的话一开始，语气是很凶狠的，象杠子一样砸向王中，可到“这个这个”打个疙瘩以后，语气急转直下变得软了。他不等王中回答，又似乎很关怀地说下去：“你这个…这个那种言论是危险的，呃，是这个共党的赤化言论，是这个要满门剿斩的，呃，不过，这个…你是个孩子，也不用怕，你只要说出来是听谁说的就可以了，刚才那些话是村上谁向你说的？”

王中急忙从座位上站起来，不假思索地答道：

“我不是听人家说的，他爹逼我爹押地给他，我在家还看见奶奶气得哭呢，哭了好几天，如今眼皮还肿……”

“我爹还差一点被林永富他爹送上衙门……”吴长明听王中说，忍不住也插嘴道。

“住口，不准说了！”老师忙用教鞭敲着桌子大声阻止道。

“这都是你们家命不好，怎么能怪旁人？永富他爹是村上的首户，这个…是一村之长，以后不准你们再说他的坏话！呃，缺乏管教的东西！下课！”

老师刚一出门，孩子们便嗡嗡叫着，冲出象洞穴一样阴冷的教室，冲向阳光明媚的操场上去，只有那享受了春天的“特惠”的林永富，还孤独地坐在凳子上没动。

二

河边较量

赵芹田的爹是有名的大地主，还曾经在北洋政府里干了几天官，后来在军阀混战中被打死了。那时赵芹田刚满20岁，他爹死了以后，他简直象一只脱了缰的野马，狂嫖滥赌，无所不为，不上10年功夫，把个大家业全耍弄光了。只得通过他爹一个朋友的关系，在蒋介石的军队里弄个小差事，可那个军队不久被派到江西去打红军，在一次战斗中，就被红军消灭光了。赵芹田当时正好被上司派往上海去办理一件私事，侥幸逃了性命。他本来想在军队里混上几年，混个带兵的将领，一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如同当头砸下个闷雷来，把他飞黄腾达的美梦震破了。他想：这一定是上天给我敲了警钟，不让我走摸枪杆子这条路。他心有余悸，没敢回部队去报到，赶快把死去了的上司交给他的那笔钱，买了一批货，偷偷运往家乡的一个城市。不料，这里离日本占领的东北很近，市面上充斥着廉价的东洋货，加上人民十分贫困，吃饭尚且困难，哪里还有余钱置办用的？何况他只知道吃喝玩乐，对经商一窍不通，没住上一年，这批货物便全部折腾光了。摆在他眼前的路，除了抢劫，只有去乞讨了。正在这时，林贵堂到了城里，同一家日本洋行接洽卖花生油和豆油，在柜上遇到了他。他那时正想找个差事干干，因为没有熟人介绍，又找不到铺保，被

撵了出来。他一见林贵堂，简直是喜从天降，绝路逢生。林贵堂是他外祖父家的一房远亲，他当即要求借一笔钱给他，在城里做个小生意。林贵堂是知道这家伙的毛病的，知道钱一到他手里，等于扔进了无底洞，连个回响都不会有的。可看他那现在还是有些势力的家族的面子上，又不好不理睬他。他本想把他带回家去当账房，可又一想，觉得要这样人管账，岂不等于把耗子请进了粮仓吗？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个好主意来。村学中那位上了年纪的老师，已经告病假几个月了，就是病愈了，也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帮不了我多少忙，何不借机把他辞了，让赵芹田补这个缺儿呢？这么一来，自己在村上可以多个心腹帮手，而且这又是个清差事，最多上课马虎些，总不至于惹出旁的大纰漏来。赵芹田对于这种职业，虽打心里不乐意，可在穷途末路之际，还能有什么挑剔？只好答应下来。

赵芹田名义上是混了个中学毕业，实际这位浪当大少爷，每天玩乐都忙不过来，哪有心思读书？即便“三日打鱼二日晒网”学了点皮毛，10多年来，也差不多全部“还给老师”了。今天要为人师，肚子里除了一些拾人牙慧的“处世经”以外，连那几本“教育部审定”的小学教科书也看不懂，确也没有什么知识可以授给他的学生。好在学生们的家长，差不多都是些不大识字的庄稼人，教好教孬，是不会有谁来追究的，再加上有林贵堂做靠山，谁也不敢来找麻烦的。林贵堂嘴上不说心里有数，知道凭赵芹田的学问和性格，要是遇上个稍认真的、县上来的督学，那非砸了锅不可，连他这个引荐人的校董都要担干系，如果被村上的那些穷人知道了，趁机一闹，那更不好收拾。他想把这事办得牢靠一些，还是得凭国民党员的那块虎头牌子，这不仅能压下村里的人，也能顶住个别书呆子督学。可是赵芹田在部队开了小差，怕部队

追查出来，在上海私吞他上司的巨款的时候，已改名字了，把原名赵明轩改成了现名赵芹田。既然国民党员赵明轩已成了“剿匪”的“阵亡烈士”，这刚“生下来”的赵芹田只好编造历史，重新入党。好在林贵堂是国民党区党部的委员老爷，同党部部长熟悉，一推荐就成了堂堂的国民党员。

这么一来，这两个人不仅是职业上的搭档，而且也成了政治上的同谋者，他们把那阴森森的青天白日的党云，也重重压上了这小小的山村。

赵芹田有恃无恐地当上了教员，一开始倒也顺利，山村的孩子本来就比较醇厚，遇上了这位生疏的老师，就更加老实了，可是这种表面上看来的麻木般的老实，并没继续很久。这一方面是孩子们经过几天的观察，已摸清了这位新老老师的底，另一方面，孩子们也实在难以再忍受下这种愚蠢的粗暴了，慢慢就有一些小的反抗。到了今天，老师的粗暴的举动达到了新的高度，孩子们的反抗也跟着升上去了，几乎达到了针锋相对的程度。如果不是长得粗壮如狗熊的老师，对这些瘦小的孩子，使用了那番“武力镇压”，这节课还不知怎么收场哩！

赵芹田晃着鸭子步，慢慢步出教室，拧紧眉头，陷入沉思之中，竟然忘记了回办公室，而是低头信步向大门外走去。

火石村小学是座落在村北的一块山脚平地上，这里原来是一座道教的庙宇，分前殿和后殿，后殿是正殿，供着玉皇大帝的塑像。前殿是一些真人塑像，不料这些护道真人竟连自己的金身都没护好，弄得屋漏像塌，村上又无钱重塑金身，只好把这些不尽职的泥像清除出去，把原房子修修好，办成了学校。学校的瓦门楼上，还挂着一块金字竖匾，匾上用宋体字写着“天寿宫”三个大字。两旁朱红的门墙上，一面用隶书写着“知足常乐”，一面